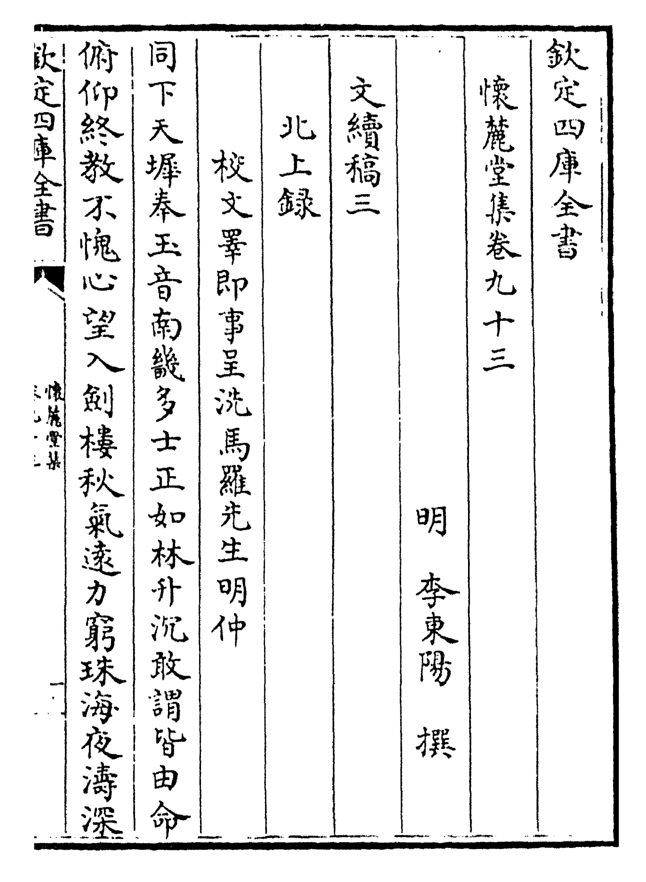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三

北上録

校文罷即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

同下天墀奉玉音南畿多士正如林升沉敢謂皆由命俯仰終教不愧心望入劍樓秋氣遠力窮珠海夜濤深

明明天意君應識萬里晴空無片雲

揭曉後次韻答何穆之王德潤二侍御并京尹

魯公懋功

藝苑名書次第開懽聲動地逐人來烏臺御史能持法
京兆賢侯本愛才已見王畿多秀士不須文體見新裁
極知君命如山重親向虞廷拜往哉

鹿鳴宴有作

花覆紅顏酒半酡秋風來聽鹿鳴歌萬年宮闕興王地

一代文章貢士科淺薄敢將身作鑑聖朝眞用禮為羅
秪應前後青雲路同在清朝白玉坡

重謁孝陵有述

龍虎諸山會車書萬國同星躔環斗極王氣繞江東地
湧神宫出橋分御水通丹爐晨隱霧石馬夜嘶風日月
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十年瞻望地雲樹欝葱葱

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國子
監太常寺尚寶司鴻臚寺諸公會宴于禮部有

述呈翰林院諸寅老

北闕皇華載寵榮南都賓禮重公卿三年賢俊登庸日一代臣僚燕饗情已荷吾宗為地主時李公立之為禮部侍郎兼勞長者避門生太常少卿劉公予座主是日避不至詞林故事從來重薄劣猶煩齒姓名

過太常楊公垣西草堂次韻明仲

闗西門館閉芳池過盡紅塵總不知君住正當山好處我來剛及雁歸時藜床穩可供殘夢草閣清宜檢舊詩

不用鵝群留坐客主人瀟洒似羲之

與諸秋官登雞鳴寺晒起作

獨向亂山深處宿不勝空翠濕人衣幽堂習靜看僧定高閣憑虛見鳥飛夢裏行踪來更去醉中風景是還非歌聲緩逐鳴珂散又送涼飇竹外歸

登五顯廟瑞芝亭

五雲祠下衆山低三秀庭前望欲迷鬼斧鑿空通鳥道魯戈揮日駐雲梯青迴細澗潺湲合碧繞高城睥睨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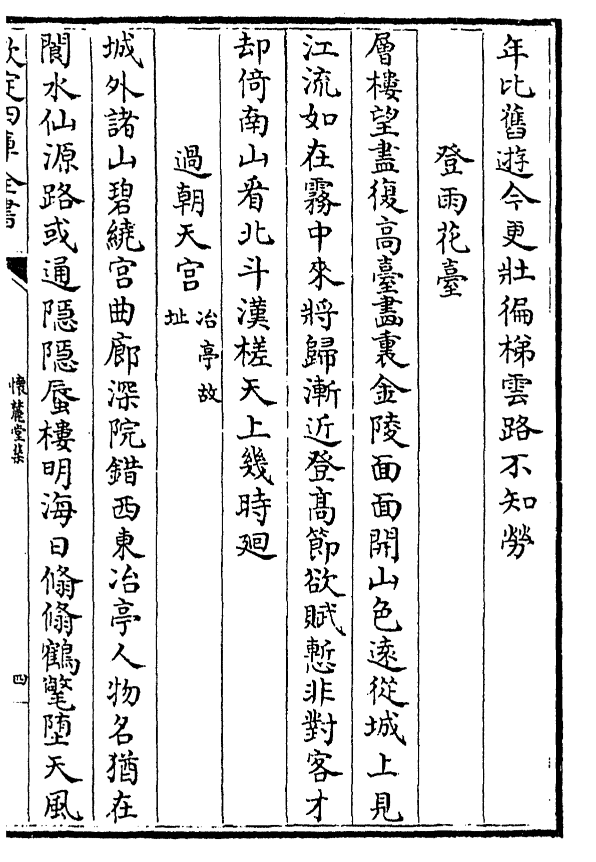
三日壯遊心未倦城南風物尚能題

南會諸友餞别承恩寺席上作

挑盡文場五夜燈一身幽事屢相仍松根地僻藏孤寺山色年多閱幾僧却恨扁舟歸去早誤疑雙屐到來曾殷勤記取同遊處醉裏啣盃别未能

與何王二侍御登報恩寺塔絶頂

塞鴻飛盡渺雲濤古塔來登興正豪極目乾坤萬餘里俯身江海一秋毫中台地接銀河近南國山連紫氣高



年比舊遊今更壯徧梯雲路不知勞

登雨花臺

層樓望盡復高臺畫裏金陵面面開山色遠從城上見江流如在霧中來將歸漸近登高節欲賦慙非對客才却倚南山看北斗漢槎天上幾時廻

過朝天宮冶亭故址

城外諸山碧繞宮曲廊深院錯西東冶亭人物名猶在閬水仙源路或通隱隱層樓明海日翛翛鶴氅墮天風

瑶臺貝闕三千里如在紅雲一朶中

謁將軍祠

廟中遺像儼丹青下馬來看淚欲傾異代興亡今又古一門忠孝死猶生清談不救山河圮大義終將日月爭獨有聖朝隆祀典年年香火石頭城

興隆平侯張公宣城伯衛公遊靈應觀

小有天高豈易攀珠宫元不隔人寰潭龍抱霧晴猶黑庭鶴梳風午正閒過嶺松聲聞淅瀝捲簾山色見孱顔

青童兩兩清如玉緩聽仙歌滿樹間

登清涼寺後臺

虎踞關高鷲嶺尊西山環繞萬家村城中一覽無餘地
象外空傳不二門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中古此乾坤
南都勝槩今如許歸與長安父老論

與翰林舊寅長遊靈谷寺

松蘿為徑石為門絶頂方知上界尊靈谷應聲來地底
清泉流潤入雲根諸天路與雲程隔異代宫餘刧火存

賴有南都諸老在玉堂風月許重論

題魯京尹所藏雙鷹圖

霜風摵摵空林響朔氣隨空入蕭爽兩鷹意氣殊絶群
俯視平川如一掌位雲著樹凝不飛野日照地寒無輝
雙身欲下不肯下似覺深山狐兎稀丹青落手翩欲活
韝上驚看錦絛脱江湖浩蕩烟水深萬里陽臺渺天末
時維八月炎暑空兩鷹角立如爭雄周旋九紘隘八極
此意豈在風塵中知公有才非搏擊我意亦欲辭樊籠

秖應共逐鵷鸞去去上丹山十二重

走筆題成國朱公子廷贊畫樓二絶

碧瓦雕甍面面新門前畫戟擁朱輪我公元是詩書將奕世風流不乏人

層樓突兀倚雲攀百尺闌干四面山好是金陵佳麗地應知天上與人間

留題南京貢院

院宇森嚴絶四隣暮堂燈火自相親公明合是無私地

夙夜惟存匪懈身南客不堪猶夢寐北歸何意此逡巡壁間擬作題名記愧有清風繼後塵

九月八日登石城泊龍江驛何王二侍御携酒餞别聯句

龍江驛裏雨回來璟江上孤帆渺未開東陽我輩敢留臨别話舜省先生原是濟時才珣當筵送酒啁啾雀璟繞逕尋詩雜遝苔東陽攀送無能心悵快舜省遠隨雙節到金臺珣

是日莊孔易司副自江浦來會夜宿江上次明仲韻

黑髪相逢是壯年别來心事轉茫然如何緑酒孤篷話正在黄花九日前笑我遠同江浦雁看君清比定山泉江流恨不歸西北回首荒城萬樹烟

九日渡江

秋風江口聽嗚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

直過鎮江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揚

後登舟賦有序

成化庚子秋九月八日予與洗馬羅君明仲校文畢事歸自南都越一日重九放舟龍江風帆東下顧而樂之命酒相酌明仲援筆為登舟賦予輒隨韻和之甫六韻而舟至儀真未暮也明仲乃歌以卒章予後和之為後登舟賦云振袂出郭憑虛馭舟遡泬寥之爽氣浮浩瀁之長流感上日之芳節陳故人之佳饈睎遥川與碧樹杳

秋色兮相繆九月載臨繁霜肅止平原莽其在望芳草萋兮未已憂王事之靡遑卜歸期而暫喜縱鵬運于九程記鴻心于一紙當是時也木葉下秋蟲鳴潦水落寒泉生路迤邐以云邁與山川而偕行將宿留以盤礡渺不知其為情想夫栗里遊遨龍山嘯詠曠士忘形達人知命慨往古兮塵編撫流光兮青鏡彼造物者之悠悠亦何心于動靜吾嘗南陟衡岳西經鄱陽東望滄海北瞻太行或違志于衆樂或後時于群芳念四美之莫具

諒兹遊之孔臧覽大塊兮茫茫瞬千里于一日快孤帆之高張與飛鳥兮爭速奮壯志之昂藏舉高歌以相屬豈必乎衡門之下能寄意于松芒乃賡載歌曰維古金陵佳麗地兮鍾靈孕輝寔天意兮群芳九州瓉屬計兮石城巉巉江洩洩兮壯哉兹遊歌以為識兮

望龍潭驛

谷口斜通驛山根半入江磴雲朝拂翠岩雨夜聞淙水靜帆來穩天空鳥去雙何時覊泊地幽思繞離釭

歸夢

揺落三秋地驅馳四牡歌路長心不競身懶事偏多對酒盃應淺教書字恐訛老親兼稚子俯仰意如何

風過召伯髙郵寳應三湖

地折山平野烟深水抱城湖天四面濶風舸一時輕鷗鶴飛揚意魚龍出没情相看總自得吾亦愛歸程

賦得白兎山送費司業廷言歸鎮江

郡入丹陽境山傳白兎名乾坤開奠地神鬼護儲精月

窟奔仍返雲根卧始驚塵埃辭𢧐滓星斗避光晶牛卜陶公兆蛇歸竇母塋茲言聞故老異代得真評吾子山川秀今時雨露榮賜歸看晝錦憶别向春明弔古尋刀約題書付管城驛亭南望久江海夜含情

淮上作

浦口烟光隔岸橫參差樓閣未分明長淮水急如貪海周甸山廻似抱京漂母墓前秋草緑楚王城上暮雲平西風忽斷高歌起坐扣船舷待月明

霧

溪霧曉冥冥秋陰覆遠汀離心渾易醉鄉夢苦難醒野漲迷新緑遥山失舊青起看晨旭散舟子正揚舲

桃源道中

水落洲痕在田荒壠地存塵沙百里眼烟火數家村買穀人爭市催租吏打門我行猶續食何用答君恩

宿遷道中

此地仍多水居人說往年平田翻白浪破屋帶荒烟黍

穀無餘種魚蝦不問錢如聞部使者又下九重天

過直河驛待明仲舟不至

直河西下直如絃水淺沙深不受船不見孤帆見雙鳥背人飛墮夕陽邊

隱隱青山帶落暉河流東下我西歸故人舟楫來何暮莫遣溪風吹客衣

邳州即事有懷都憲張公

道經下邳城城小民復貧停舟問官吏未語眢先顰李

夏月既望泗水東南奔河水出西北狂瀾互相吞蒙山
水東注决𧮫蒼崖根群流一浩渺勢欲陵高旻川流失
故道散入農家村叠岸頽磊砢平田蕩瀹淪瀰漫極千
里連延踰兩旬居人有逋徙津吏無譏廵丁男不自保
况復論雞豚耆民髮半白自謂耳不聞憶昔尚沉墊適
予南使辰幸將一葉舟避此千丈渾歸歟歲云暮水去
畱猶存移燈屢更僕坐爲韓將軍回頭指屋宇半是波
濤痕此事信咄咄相逢漫云云張公都臺老憂國何倦

勸移文戒州縣獻納朝丹宸顧言布皇德幽谷回陽春蒼生正翹首愼勿埋雙輪

呂梁洪二十韻

呂梁天下奇濤石動森礇槎牙引微路鏜鞳墮深響周迴百里間尺地無寸壤天開與鬼鑿玆事眞惚恍江淮實襟帶燕薊乃喉吭人云百步險此地兼倍兩冬乾苦焦涸夏潦愁決漭憑高瞥而下跬步不得上光陰在瞬息性命寄篙槳馳驅費千夫雇直糜萬鏹北人駭奔湃

欲語舌已強寧甘車馬勞未倦風塵想南人慣舟檝觸險生技癢置身當中流舟與水爭長吾生好奇勝寓目堪一賞心神晝軒豁毛骨秋颼爽遠遊向湘漢舊路説疇曩竭從南郡來王事分欵掌平生忠信心利涉隨所往高歌遡天風壯志方慨慷

見月二絶

又

月色四千里我行三見之此回重見月是我到家時

野宿秋雲暝溪行曉霧寒歸心與明月夜夜到長安

夜泊徐州懷陳秋官宗器　時有文通未償因以謝之

兩岸青山水急流故人曾此鎮方州十年尚記留徐榻半夜虛回訪戴舟醉裏山川迷白下秋來風物憶黃樓莫言潦倒無文思堂上歸心正白頭

徐州洪蘇墨亭書坡老石刻後　有序

郡守蘇軾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月中遊題名十六字在徐州百步洪岸石石半入水水落隱

隱見沙渚間篙師漁人不能識而崖石險絶又非大夫士所能暇尋閲者故于世無傳焉成化壬辰予過徐放舟洪下畏險岸行偶見此字嘗為詩記之又八年庚子予與洗馬羅君明仲校文南畿歸工部主事尹廷用實理洪事邀坐蘸墨亭則此石已為君所伐致置之亭壁矣因與明仲各賦一詩遺尹君留之亭中

我昔彭城初泊舟岸行百步觀洪流手披荒蘚看古石

上有坡翁舊時刻沙衝水齧四百年字畫半減手神全
我行見此三嘆息此物乃在風塵間冬曹尹君真好事
自掃巉巖鑿蒼翠山靈助喜河伯愁白日驪珠照平地
孤亭素壁高巃嵸登堂見字如見翁山人在前僧在後
尚憶扁舟遊月中崖端刻頌唐宗業水底沉碑杜預功
直將談笑為故事似與百戰爭豪雄高才直節古今少
片石價比千金同由來一代不幾見況我異世懷高蹤
憑君一搨數千本徧使四海揚清風

將至來溝驛道得家報八月十五日生女明仲

呼酒見賀有詩次韻

日日南鴻望北音封書聊慰别離心多情念我骨肉喜爛醉直教盃酒深未能賸勞湯餅客也須頻散洗兒金憑誰誤報中秋夜桂子青青月滿林

金溝淺

金溝溝上水如金一寸歸舟一寸心欲借天飄三尺水行人泥雨更愁深

沛縣懷古

小縣蕭條野水濱當時遺跡尚風塵山中白帝先降漢天下黔黎正苦秦五載衣冠朝北面三章號令憶西巡南畿亦是今豐沛莫作凄凉弔古人

聞潘時用復以病不終試及觀順天鄉試録知蕭生鳴鳳王生佩俱落二生皆時用高第吾所畏愛者并紀以詩

手閲賢書次第評故人零落更無名生年過我今非少

物論于今久未輕身病且教強健在愁多應為别離生

蕭郎不共王生起不盡彈冠結綬情

穀亭聞得劉時雍職方書

兩月家書一字難故人珍重達平安老親别後身猶健

弱女生時歲未闌舊事匆匆那暇說長途草草若能看

平生骨肉如君少杯酒何時共合懽

聞湖南大熟

聞道湖南熟書傳郡國遥桑麻隨地足亢旱隔年消政

喜征科拙天教雨露饒腐儒憂國顧何補聖明朝

魯橋驛送明仲之曲阜二首

聖代崇周禮儀型在孔林宫墻數仞地瞻拜百年心靈氣尼山會恩波泗水深獨慚奔走後無計接冠簪

又

並命辭雙闕同遊徧兩京異鄉翻送別歸路復兼程莫戀江山好真愁歲月并孤舟客尚可可念倚門情

過金德潤秋官次李秋官若虚韻因寄陳武選

德修

九月孤帆下大江秋來高興正難降空傳白雪歌春調誰共青綾擁夜釭塵裏行騶當路滿沙頭鳴艓載舡雙因君為謝陳兵部莫恠無詩空倒釭

得李秋官若虛署秋官元勲邵户部文敬聯句見寄次韻二首

憶别秋風湖上亭故人相望若晨星河流真似九腸曲山色宛如雙眼青空谷有歌聞伐木異鄉何處嘆流萍

相逢若問南行事遠道洪波次第經

千里故人持寸札旅愁無限一時消天涯歲月偏驚晚夢裏山川不憚遥薊北秋風歌杕杜江南夜雨聽芭蕉孤舟寂寞誰相問手把新詩盡日謡

夜過仲家淺閘

日維乙未月丙戌青天無雲月東出舟人喧豗夜濤發翻沙轉石紛出没是時水淺舟在地牐門崔嵬晝方閉牐官醉睡夫走藏倉卒招呼百無計民船棄死爭赴牐

檝倒檣摧動交碎舟人號咷乞性命十里呼聲振天地
我生兀坐驚春撞攪衣而起心徬徨同行無人僕隷散
獨與船月相低昂攀崖陟磴不得上咫尺如在天一方
流行坎止信有數向來蔑視淮與江霜風欺人衣袂薄
呼童酌酒累數觴燈殘酒醒牖亦過北斗墮地天茫茫

觀趙村閘

素浪衝風雪亂花水流應似客思家歸心若與渠爭急
秪覺歸心一倍加

濟寧夜泊懐明仲

荒城臨野泊危石繫官船木葉驚秋思灘深攪夜眠坐當鳴柝後歸及授衣前寂寞同心話空彈白雪絃

濟寧舟中會沈提學仲律有作復値濮武庫用昭遂續長句時二君皆以憂歸江東

北風吹沙河水黑我舟自南君自北舟人呌鬧語不聞舉首推篷兩相識君時卸帆我回舵欵語留連日還夕世路驚閗九折坂夢魂似隔三生石長安城中舊時社

擊節高歌氣相射君今慘澹凋朱顏一唱不和三嘆息
聚散悲歡信偶然誰能預定明朝藉與君分手各珍重
莫遺塵埃汚顏色平生道義千黄金肯向長途暗拋擲
兵曹濮君亦同志強把高歌慰幽寂我歌未竟君欲行
海樹江雲杳相憶

望開河驛懷明仲

小市千家集長河兩派分野烟秋爨冷漁榜夜歌聞鷺
宿溪邊草龍歸海上雲高城木葉下離思轉紛紛

安山驛待明仲不至留壁上

黄葉溪頭落秋風古驛亭候門無小吏留客但虚廳短日催行李遥天隔使星前呵夜恐到卧傍枕邊聽

聞明仲至

忽報行旌至城東一騎塵寒燈作花夜旅館欲歸人未覺追懽易翻疑夢寐真歸期今始定屈指到初旬

孔紳文公翺兄弟送明仲舟中却贈一首

孔門舊説多佳婿羅子名高侍從官吴地山川回使節

魯鄉人物仰儒冠同袍義重懷三益遠道情深見二難今日送行誰是客詩成各放酒盃乾

晚望

平川十里晚隱隱帶斜陽山色畫濃淡鳥聲歌短長濯纓漁父詠擊楫壯夫狂客意真殊此吾將朝帝鄉

雨泊周家店

溪雲壓船船不行兩脚墜地天冥冥川迷谷暗不知路獨艤孤村何處汀銅鉦無聲夜不發寒燈輝輝談猶活

魚蝦跳躑隨沙濤船底水聲時潑潑人言野泊愁刦奪
我舟蕭然凝堪脫踞床擁被但坐睡咫尺真同卓錐地
夢寐飢䖣穩復驚急雨鳴濤轉奔沸更深夜長不得曉
枕籍淋漓灕衣袂雞鳴漏盡了不聞殷殷譙樓鼓聲閑
行厨火濕寒無炊朝來盥櫛不復施披衣暫過别船去
强以慰藉生懽娛篙工嗟咨纜夫泣牙齒戰擊肩過臏
汝曹狼狽竟何事令我尚免寒與饑卜築休居要衝地
生身莫作夫家兒衝寒觸熱不自保况乃困頓遭塗泥

三升宮粟僅自給萬間廣廈何能為誰當排空叫閶闔下遣風伯驅雲師青天無言日復暮仰視列宿光離離

七里灣

昔過南望湖乘濤下瀧口前有萬斛舟風帆霎南走蒼黃忽相值篙柁驚失手我舟觸回磯偃伏傷厥首兩曹奮交搏怒噭波爭吼置身羣喙中曲直勞析剖喧囂久乃定日入天漸黝今行七里灣百步折過久風舟杳然至勢復相踏蹂我舟輕似葉彼勢頹比阜艒艋半摧轢

蕩若初未有我時當牕看几坐但株守脫身毫釐間寄命魚龍藪他舟遠莫捄揚袂屢揮肘同行無骨肉慰我實良久欵我以佳話醉我以醇酒所遭信多奇内省非自取明神或予相終吉乃無咎居安貴思危處世當不苟作詩寄兹行亦足銘永久

戴家灣遇僉憲劉廷珪留飲和嚴戶部宗哲一絶

畫船蘭棹一時開千里歸心未易裁不為江山頻駐節

前途只有使君來

嚴宗哲置酒臨清舟中夜話聯句

畫船銀燭照金罍珍重能勞地主來人物一時歸水鑑聖明四海在春臺天涯故舊還青眼白下從遊總俊才岐路匆匆談不盡譙樓更箭莫相催

留別嚴宗哲兼柬潘憲副廷璽

萬家烟火靜深村野色蒼蒼曉霧昏津口月明人喚渡城中燈影吏開門多情不厭移衾枕餘夢猶疑戀酒樽

更謝東巡潘豸史為予溪上駐行軒

武城懷古

野驛東連魯荒城北帶河遠山藏雨暗老樹得霜多古邑今如此貧民柰汝何使舟棲泊近側耳聽絃歌

舟子

柔櫓隨風送長繩掣水飛往來舟不斷行止意無違習久兒童慣身勞生事微篙師吾念汝應道不如歸

雨行德州道中五絶

櫓聲咿軋水悠悠臥逐溪船下穩流村曲縱謡非古調也能驅逐客中愁

官船結屋小如堂野宿溪行亦自妨猶勝周家店前雨夜床狼藉滿衣裳

溪雲寂寂雨沉沉暝色當牕坐午陰九十秋光渾送客令朝偏感別離心

雨點隨波散復圓大如盃斝小如錢無端又逐田風起亂撲篷牕半入船

南風須雨北須晴此語荒唐亦近情今日北河南下路衝風衝雨也須行

撥悶

霧雨朝仍暗衾床晝復眠買魚來近市乞火過隣船病覺休文瘦杯辭左相賢歸程却幾日真以日為年

十月一日

浦樹蒼茫合孤村路不分霧濃山潑黛風蹙水生紋落景催詩句餘寒藉酒醺京城還舊俗灑淚憶高墳

連窩驛憶亡弟東川 侍家君歸湖南時川實從焉

憶昔攜吾弟同舟侍綵衣青山不改色遊子獨言歸夜雨堂西暗孤雲舍北飛因過舊時路為爾涕頻揮

兀兀

兀兀江湖夢飄飄隨所之胡為尚岐路聊復此襟期燭短詩難就舟搖字半欹長安塵土地不敢厭驅馳

裏河道中即事

十月官河道晨風與夜霜山川正搖落民物半凄涼隔

岸人招淺沿村吏踏荒屢豐如可頌吾欲獻君王

獨坐東明仲

雨晴風亦定天宇淨無塵樹裏鴉翻月船頭犬吠人世途甘自拙交義更誰親獨坐孤篷底悠悠任此身

河燈

火裏蓮花水上開亂紅深緑共徘徊紛如列宿乘時出宛似流觴順水來色界本知空有相恒河休嘆刦成灰憑君莫話燃犀事水底魚龍或見猜

冬日

水氣寒初重山靈曉未收煖烘船背日清漱枕邊流野泊真無事身安不外求書囊隨酒榼聊以代遨遊

題蕭給事文明所書扇後

故人迢遞隔關河紈扇書成奈别何萬里清風襟袖遠五更孤枕夢魂多高情敢逐凉飈棄好句還隨夜月歌猶恐塵埃深涴染就床時為拂輕羅

流河驛懷謝寶慶先生兼懷鳴治侍講

林下春風迥絶塵天涯舊路獨傷神長船載酒官河夜芳草懷人楚水春應學杜陵尋北郭兼逢小阮作南陵嗟予忝出皇華使猶向河邊詠伐輪

夜過靜海憶戴提學廷珍

月明滄海夜潮空又向扁舟憶戴公河上旌麾三日駐江南書札幾回通十年操與氷霜似四海交誰骨肉同西望咸陽更西路有人奔走避行驄

夜泛

百里渡河路風帆自在行舟人寒不寐驛吏夜相迎對燭頻看影逢村懶問名卧驚雲海色簫鼓動天明

直沽憶亡弟東山

楚舟回泊地嗟爾遠相迎喜極翻成泣身亡竟隔生肝腸吾弟盡歲月幾田更此水如歸海終當會此情

聞彭侍講敷五喪已過直沽追弔不及悼之以詩

欲奠生芻竟不成匆匆一哭便長行誰知海内分南北

遂向人間隔死生舊宅已更燕市主歸船空問吉州名從來道義交遊好不盡同年榜下情

過丁字沽

十月南風不受呼須將短日赴長途僧鐘已及午時飯官舫纔過丁字沽新月此回真見汝故鄉何處尚遲吾關河百里南來雁欲問平安有字無

與明仲晚酌

樹色烟光晻靄中亂村沙草路西東潮生野岸滄波濶

日落髙原野燒空上國程期三日近故人杯酒幾回同

官曹漫有登臨興却怪江山觧惱公

舟中雜韻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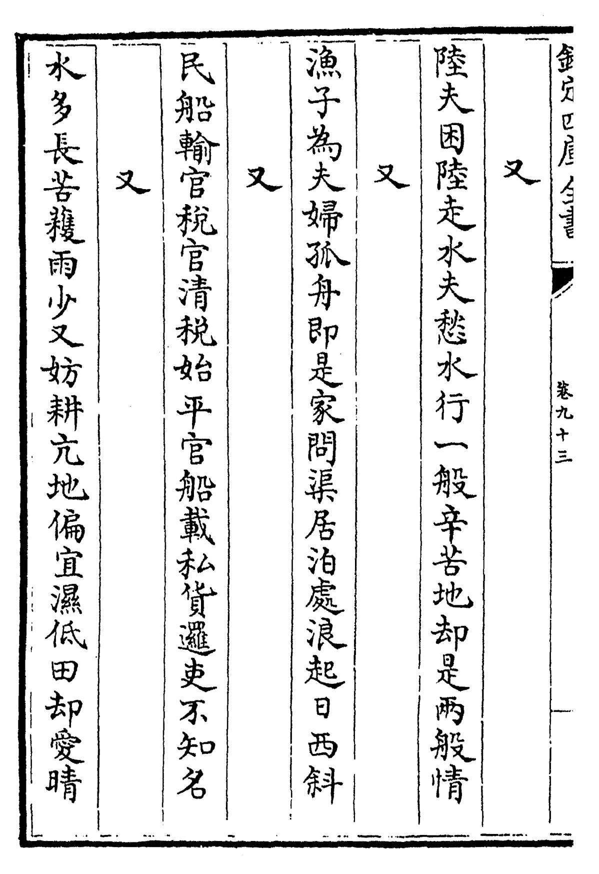
去日星初火歸期水欲氷天時與人事來往日相仍

又

岸上牛曳纜水中舟負舠如何先物智不及後時須

又

水淺真無力風來不自謀順風行逆水依舊是安流



又

陸夫困陸走水夫愁水行一般辛苦地却是兩般情

又

漁子為夫婦孤舟即是家問渠居泊處浪起日西斜

又

民船輸官稅官清稅始平官船載私貨邏吏不知名

又

水多長苦穫雨少又妨耕亢地偏宜濕低田却愛晴

又

陌上揮拳手田間佩犢郎時平安用此空結少年塲

又

遠客憐童僕中年感弟兄江湖非浪迹骨肉乃真情

又

夜久饑腸急詩成強耐肴吾詩方苦硬雖煮若能餐

蒙村

雨暗蒙村夜灘多路轉仍雁聲他浦月人語隔船燈火

客思家甚高歌對酒能傳聞明月霽吉語且須憑

蒙村阻風憶京師諸友

溪葉蕭蕭隴樹空倦行還此繫孤篷路窮下水復上水吹盡南風更北風歲晚江湖心尚在夜深閭闔夢先通故人多在雲霄上應逐鳴珂過苑東

次傅太史曰川贈行韻

使星遥望玉堂天不道君猶羨我仙近日樓臺春似海阻風舟楫夜如年因將舊事逢人説轉覺高情與世懸

猶有送行詩卷在一時投贈許誰先

次李吉士士常贈行韻

玉堂仙侶待含香聞道君才欲擅塲天上久回南望眼江頭初載北歸航高樓對酒吟秋月背郭看山步夕陽寄語通家還結社不勝瞻闕更思鄉

過鄴縣奉懷外舅蒙泉老先生

我公高義出人寰親見平生慷慨顔靈氣百年還赤縣佳城千古閟青山田園有業秋風老箕帚無人夕照閒

紼至今餘恨在使軺西望又空還

夜宿潞河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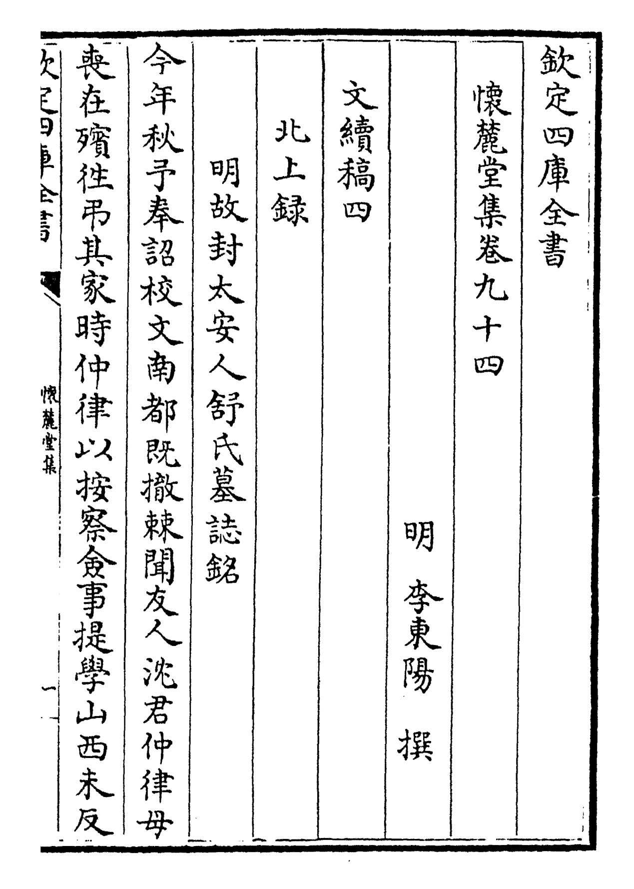
帝城東下接通州古郡墻高對驛樓屋角帆檣三面繞望中烟火萬家稠中華使者塵隨節南海倭兒布裹頭我去我來凢幾月他年重此記曾遊

通州道中

百二河山拱帝州十年重作北京遊大行西去連天表碣石東來盡海頭五服封疆終貢禹萬年玉馬盡朝周

長安咫尺紅雲裏明日天墀拜冕旒

懐麓堂集卷九十三



懷麓堂集卷九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四

北上録

明故封太安人舒氏墓誌銘

今年秋予奉詔校文南都既撤棘聞友人沈君仲律母喪在殯往弔其家時仲律以按察僉事提學山西未反

也予歸過濟寧遇諸舟中與居留一夕仲律戚戚強答語殊不釋既乃言曰吾母之塋不可無銘銘非吾子固不可今日之會殆天以子假我也予不得辭因問狀仲律嗚咽後強語其概予次第其言為叙及銘母姓舒氏性聰慧識字義年三十歸贈禮部主事君某為繼室生二子鐘即仲律舉進士歷南京禮部主事鎧亦舉進士拜南京兵部主事及其先室子長山知縣鑑視愛均一封君没二十年獨綜家政教子成業以鐘貴封太安人

平居無疾病年八十一夕卒是為成化庚子某月某日卜以某月某日塟于某山之原仲律言止此予不能益也獨憶仲律曩歲嘗迎養山西及其弟鎧官南京始奉母歸鎧卒仲律以母故乞歸不許乞終養又不許居嘗不樂竟以憂返天其弗遂孝子之心固若是甚哉仲律學識高雅志操修潔尤篤孝養覯母教者宜于子乎徵故予獨掇其大者著之銘曰吊母乎江之東銘母乎舟之中刻而納之山之宮吁嗟乎安人其永終

金陵何氏墓圖記

金陵何氏墓在南都安德門外二十里黄泥圖之原今百戸鎮所置以塟其祖考妣者也何之先為松江上海人始祖勝洪武間從軍而没曾祖興代役以功擢留守後衛百戸祖費嗣官死事沙漠祖母杜年甫二十有九守節不二二子海甫九歲亮甫七歲海以疾不任官事居幹内蠱亮為攝嗣者三十餘年鎮實海子名在世胄復承故職而杜安人固在食其禄年六十有八而終鎮

乃卜吉始兆奉祖衣冠合葬于兹兹維天順甲申某月某日越八年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弟鑑亦祔葬焉故何之有墓自留守鎮始為之也墓逺都城鎮以官守弗得以時省視乃命工繪圖以藏其家示其子若孫以識不忘庚子之歲予以南都試事還朝而鎮寔以留府公務北上鐸舟相先後因述墓事請予為記意勤甚不可辭乃掇其顛末書于卷端使凡為何氏後者瞻視窀穸顧懐本原念其身所自出業所由起夙夜黽勉以圖不辱

庶幾事死如生之義非徒宅兆簠簋爲觀美之具如世俗所尚也鎮弟鑑鏞亮之子錮鍈皆克家來者盖未艾云

明故贈工部郎中楊公合葬墓誌銘

公楊姓諱復榮其先陜西鳳翔府鳳翔縣人考諱賢娶于李氏生公晩故名復榮李卒繼娶霍氏爲故工部右侍郎瑄之姑實鞠成公公生頴慧得父書法讀書好禮力孝友圖家政誓不廢業鄉人皆曰楊翁有子矣娶符

氏符亦巨族或稱内助生子恭恭生十月公喪十有三年母符亦卒比弱冠祖考妣皆先後即世煢煢孑立乃依母黨于岐山岐山亦鳳翔府地遂定居為今籍恭力學圖仕為岐山縣學生舉天順己卯鄉試登天順甲申進士拜行人司右司副贈公官及母為孺人九載遷工部郎中理畿内山東河道事復以其官贈公再贈母為宜人又六年材譽益著諸大臣薦于朝拜通政司右通政領職如故蓋楊氏自公祖考而下世皆孤傳及通政

君始大顯人又曰楊公有子矣初公及宜人及公考妣之卒皆旅于符氏攢而不塟者若干年通政君念少孤弗克禮塟恒切自痛既顯乃上疏乞歸買地治兆合塟祖考妣為一室并遷公及宜人合塟為一室祔焉先期一月予奉詔典南畿試事歸遇于河君予同年進士也乃述事略徵予銘將刻石臨清載之西歸予方北上留弗得君遣使從予舟至天津乃畀之還公卒某塟某某月某日宜人卒于丁卯某月某日今塟地為某山以成

化庚子某月日予銘以十月四日銘曰生也同堂死也
異室興言孝思使我心怵誰復褓我而弗壯我九原有
知寧不望我岐山之陽實隣舊疆公之孝思天徯其藏
我銘茲丘永世無忘之

懷麓堂集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王　路

懷麓堂集卷九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五

經筵講章

中庸講章二首孟子一首書經二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這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聖道至大惟聖人能行之的意思洋洋是流動充滿之貌峻是高大優優是充足貫徹的意思禮儀是經禮禮之大處威儀是曲禮禮之小處其人是指聖人說道是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惟聖人能盡之所以與做聖人之道子思說聖人之道先說箇大哉二字以贊美之如何見得大處看他洋洋乎在天地間流動而不凝滞充滿而不欠缺以言其功用則凡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之物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都是此道之發育蓋物之所以為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以流行即此理之所以流行也以言其體叚則天下之物至高莫過于天至大亦莫過于天此道之高大極至于天而與之無間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這是聖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所以說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子思又說這道理優優然大矣哉凡天下之事禮儀大處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

之多無非此道之所存威儀小處如俯仰進退揖讓升降之類有三千條之細無非此道之所在這是道之入于至小而無内而益可以見其大也所以說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箇道理雖是流行在天地賦予在萬民散殊在萬物然物得其偏而不得其全人得其粗而不得其精惟聖人盡此道于身故能行此道于天下所以說待其人而後行待之一字可見上天之道必有所付託而使之行而其生聖人者亦不為無意矣臣

嘗論之聖人之道雖至高至大而其條目品節却至精至密聖人將那高大的収拾向細密處着實做將去外有以極其範圍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故此道流行于天下無一毫欠缺使其自己有一事之不盡則于天下必有一事之不行矣豈足以為聖人哉若佛氏說空寂老氏說虚無皆窮高極遠自以為聖人之道若究其實則至于絶人倫廢飲食茫然無所用于天下天下徒慕其名不辨其失沉溺迷誤愈久而不自知此吾

道所以不能行而求其行之者必待于聖人也然道雖常存而聖人不常出故道之在天下行者常少而塞者常多自堯舜以來大率數百年而聖人出出則行不出則塞孔子以聖人而不得位于是以此道傳之後世而不行者久矣伏惟皇上以聖人之資傳聖人之道居行道之位而操參天地贊化育之權復隆古之太平除異端之末學正有望于今日之盛也臣等不勝至願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
天地參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二章書說聖人至誠的妙用直與天
地一般至是至極誠是真實無妄盡是無欠缺的意思
性是天理賦與人的道理贊是相助化育是造化生育
處參是相參的意思子思說惟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
有虛假天下不能加尚他既無虛假便自無有私欲當

初上天賦與我的道理都能盡得如性中有箇仁便真箇盡得這仁的道理性中有箇義便真箇盡得這義的道理性中有箇禮智便真箇的盡得禮智的道理內外精粗始終遠近一件件察得都無有昏蔽一件件行得都無有欠缺若是有一些虛假如何是盡得這如是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人的性也同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氣質有不同處聖人能盡自己性故能真見那人的性與我一般使他亦能盡其性如不仁的教他盡

得仁不義的教他盡得義無禮無智的教他盡得禮智都無有不能知不能行處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在物的性也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形氣全不同于聖人既能盡人的性故能真見得那物之性也是一般使他也能盡其性如牛便教他耕𮪍馬便教他馱載仲夏便斬陽木仲冬便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捕魚豺祭獸然後田獵與凡生尅制化飛潛動植之物一件件都處得停當無有不得其用不得其所的這是能盡其性則

能盡物之性天地造化生育之功雖是至大無外然亦自有分限天能賦與人道理不能使他盡這道理必待聖人教化他然後能盡天能發萬物不能使他自然成用必待聖人制度他然後用得是天地的化育也是聖人贊助他這便是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至髙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聖人在中間也只是一箇人因他有這贊助化育的功故能上配天下配地將一身參在中間與天地並立為三少一箇不得這是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升而為天降而為地鍾而為人散而為物故人稟天地之氣體即天地之體心即是天地之心本都真實無妄只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纔有不實便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了聖人出而為天下民之主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故其功用效驗直至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若使天下有一箇不善的人有一箇不得其所的物便不𠮟做參天地贊化育求其所以能如此者不是先

盡了自己的性如何做得故子思論參贊天地必本于至誠其旨深矣這等德行這等事業只是堯舜能之如欽明文思濬哲文明便是盡性平章而於變時雍愼徽五典而五典克從便是盡人之性山川水土則大禹成其績草木鳥獸則伯益順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故堯舜之功直與天地相為無窮洪惟皇上以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可以建樞機于四表可以溥化育于羣生使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成參天地之功者只在皇上一

心之誠何如耳伏惟聖明常加體驗一件政事如何是誠如何是不誠一件道理如何是盡如何是不盡民已化矣惟恐有一人之不化物已安矣惟恐有一物之不安擴而充之以求至乎其極則堯舜之治復見于今日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章書是孟子萬章篇孟子答陳相說帝堯治天下教

民復其常性意思聖人指帝舜說契是舜臣名司徒是舜時官名專管教民的事人倫是人之彞倫固有的道理即下文五件便是孟子因陳相說許行之道要與民並耕而食因曉教他說聖人治天下只是教養二字帝舜聖人因帝堯舉用使禹治洪水益治山澤民得其養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深以為憂乃使契做司徒之官以教天下且說契把甚麼教他只是將民原稟受于天的五件彞倫人性中固有的道理

是那五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生至親的莫如父子有父子便自然有箇親愛的道理為父的自然慈憫他的兒子為子的自然孝順他的父母都是親愛上發出來這便是父子有親有天下便有君臣君臣便自然有箇義合的道理為君的以義使臣事不合義則不可使他為臣的以義事君義有不合則不可苟祿都從義上發出來這便是君臣有義有夫婦便自然有箇分別道理夫婦相處恩義

親密中間却有分限夫是夫婦是婦不相瀆亂這便是夫婦有別有長幼便自有箇次序的道理長幼相接等級不同中間却有箇次第不相侵犯這便是長幼有序有朋友便自然有箇信實的道理朋友相交彼此來往誠信交孚不相疑忌不相欺誑這便是朋友有信這五件人倫都是人稟受于天固有的道理只因飽煖安逸為私欲所遮蔽將本心都喪失了聖人教民提撕警覺引掖開導他使他每各自完復了那本然之性所以風

俗醇厚天下治安聖人憂民之心方可以少釋矣使天下有一人不復其性則聖人之憂不止也是固不可與民並耕而亦何暇于耕乎臣按聖人治天下有君師之責君主養師主教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孟子告陳相雖是一時闢邪扶正之辭實乃萬世君天下者之樞準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雖堯舜盛時猶不免于五品之不遜今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情久而易遷法令久而易玩豈無一人不復其性者仰惟皇上纘祖宗之

洪基膺君師之大任憂民之念思切淵衷伏望以身為教而示民之可從以道為治而化民之弗率唐虞之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欣願之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這是周書康王之誥說文武有聖德得賢臣故能受天命有天下的意思文武是周文王武王丕是太平是均

平富是富足務是專用力的意思咎是咎惡底致至是至極的意思去處齊是兼備信是誠實周康初即位告諸侯說道舊時文王武王為君之德溥博而不狹隘使天下無有彼此均平而不偏私使天下無有厚薄減薄税斂使天下都富足無有窮困這是丕平富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復加刑刑又輕損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專意去尋人的罪惡這是不務咎這箇心推行將去都到那至極的去處無盡得來都極誠信無一毫虛

假内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所以
說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熊與羆都是猛獸名不二心是一心乂是治康王又說
昔文武那時却也有熊羆一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
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輔佐文王武王保護經理我周
邦國所以說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端命是正命訓字解作順字文武有此道當受正命天
也順他所以下箇順字付是託畀是與康王又說文王

武王既有這等聖德又有這等賢臣輔佐他以此承受上天的正命上天以此順文王武王之道把天下交付與他主管故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時天下大定所以說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王之意是說文武如此聖德猶要賢臣輔佐况我之德不及文武即位之初不賴羣臣輔佐如何保這天命求助之意可謂切矣臣嘗論之天命之所付託在人君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在大臣人君知此理必能任用賢才不肯

自恃聰明人臣知此理必當竭盡才力不敢曠廢官職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然後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然一代創業之君必有一時佐命之臣若繼世之君當即位之初尤不可無舊臣之助故成王告周公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及康王求助諸侯亦是此意後來二君都是保邦致治時有召公畢公在其致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號稱守成賢主豈不是諸舊臣輔佐之功後世守成之

君如漢元帝尊蕭望之為師傅高宗知褚遂良為顧命之臣不但不肯聽信又將他枉害了這是有賢而不能用漢成帝師法張禹與議大政宋理宗尊寵史彌遠惟言是從這是用臣而非其人所以當時邦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洪惟我朝聖祖神宗宏謨偉烈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守成大業未有盛于今日者也然功成治定逸豫易生聖帝明王未嘗不以為慮伏惟皇上思上天付託之重念祖宗創業之難體左右臣職之重

推廣聖德專任賢才以隆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則成康之治不足言矣臣等不勝至願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傅說告高宗以法古為治的意思王是稱高宗建是立獲是得昔商高宗既得傅說為相訪以為學之道傅說因稱王以啟其君之聽說道凡人須求聞見廣博于天下的道理無所不聞無所不見這是為何惟要建

立天下的事功葢有一事必有一理有一件道理不通便有一件事幹不得然不可全資于人又要求之于古前代聖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都有訓戒與後人做師法如二典三謨之類件件要學則天下的道理自然有得于心比之資于人者尤為親切這便是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傅說說人於行事之時若是不以古訓為師法只將私意小智變亂舊章有一利必有一害利處常少害處常多必至于下失人心上傷國

體而欲久安長治永保子孫則非說之所聞言必無此理也這便是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臣案經書中言學字起于高宗傅說問答之詞蓋天下之人皆不可不學而人君之學尤為緊要君之學與不學天下之治亂係焉顧天下之理難辨而易昏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故必資于人以為聞見之地考諸古以證聞見之真然後以成天下之治保天下之業高宗所以四海仰德為令主豈非傅說之言有以啟之哉厥後宋臣范祖

禹講這一章書畢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三句重讀三遍所以警戒仁宗之意深矣恭惟皇上以睿聖之資傳帝王之學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惟在體察斯言推之天下而已臣等無任惓惓仰望之至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為李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是魯國之卿當時與孟孫叔

孫號為三家皆魯國之强臣宰是家臣賦是取賦粟倍他日是取民粟米比往日加一倍徒是類小子是衆門人鳴鼓而攻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孟子說季氏為魯國之卿平昔越禮僭分不守臣節侵漁剥削刻害小民他的富貴已過于周公了冉求做他的家臣不能朝夕規諫更改他的德行已是不能盡職反替他取民米粟比往日又加了一倍横征暴歛日甚一日使小民愈加困苦無安生地則其罪又甚矣當時孔子聞得此事

乃對衆門人說冉求忍心害理附姦黨惡不是我的徒類你衆門人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葢甚絕之之意也孔子雖切責冉求然其意亦并警季氏孟氏引之葢欲使後世附權勢者知不為公論所容皆當以為戒也

右弘治五年五月初四日講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是善與人爭戰服是受上刑是上一等最重的刑

罰連是結次是次一等稍重的刑罰辟是開懇萊是蒿萊任土地是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次是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孟子承上文說人君不行仁政為人臣的却自恃武勇善與人爭戰殊不知爭戰之時兩軍交至兵刃相接傷殘死亡不可勝紀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上一等最重的刑罰古之人如孫臏吳起之類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專以連結諸侯以口舌遊說列國如干齊楚則言某國兵弱可取干梁陳則言某國財盡

可伐引誘列國諸侯互相併吞沒有了期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次一等稍重的刑罰如蘇秦張儀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志在興利聚歛到處剪除了草萊開懇做田土分與百姓每着他耕種納賦税年年徵科但知富國全不恤民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又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如李悝商鞅便是這一節蓋言當時人君不行仁政人臣專以此三者之事取名于世都是先王的罪人孟子此章亦遏人欲存天理之意有

天下者不可不以為戒

四月初七日講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恭是恭敬儉是節儉侮是侮慢奪是侵奪惟恐不順是惟恐天下不順己聲音笑貌是假做于外的模樣孟子說人君能持身恭敬不驕傲的必能體貌大臣禮接羣

下不肯恃其勢位輕易傲慢人君能用財節儉不奢侈的必能取民有制不肯逞其威力分外侵奪人君這不侮不奪便是恭儉之驗於行事着實的若侮奪人之君任情使勢惟恐人不順其意豈能為恭奪人之君貪得無厭惟恐人不順其欲豈得為儉這恭儉二字須是有此實心成此實德積中發外自有不可掩者豈可本無其實而徒以聲音笑貌矯揉粧飾假做於外哉蓋誠偽之間天地人欲判然不同不可不謹當時列國之君或

有名為恭儉其實不恭儉的孟子此言亦必有為而發然實君人者所當知

四月十六日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國的辯士授是以物與人受是接受人物溺是落水援是救豺與狼都是野獸權是稱錘淳于髡

問孟子說我聞得男女之間或以物與人或手受人物都不親手交付只莫放地下使各自取去這果是古禮否孟子答說古者男女不親手授受所以遠别嫌疑此正是禮淳于髠又說假如嫂叔二人嫂是女叔是男嫂或偶然落在水中為叔的倉卒無有器物若不以手去救他必然淹死以手救他則于禮有礙不知當此時救的是不救的是孟子又答他說嫂叔至親若嫂落水而不救則陷于禽獸無復人理與豺狼一般如何不救且男

女不親授受是禮之經常人所共守嫂溺將手去救他是禮之權宜一時之事譬如那稱錘一般隨物輕重或往或來務要取箇恰好處若死守常法不通權宜便不是道理惟于權宜之中稱量得合着中道此乃所謂禮也淳于髡之意將欲孟子從權救世故先設為問難而孟子亦以正答之其義還在下文

四月二十三日講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

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夫子是尊稱之辭指孟子子是男子的通稱指髠髠因孟子權字之義又設問說禮既有從權處方今天下大亂百姓每都遭陷溺如落水一般這百姓每都是我的同類也當從權去救他如何夫子都死守正道不肯將就求仕以救天下孟子又答他說天下雖是陷溺惟道可以救之不比嫂溺于水只消以手救援便可濟事蓋士君子出處必以正道不枉己求人庶幾為時君所重

有言見聽有志得行方可救濟得天下百姓若是枉己求人不為時君所重諫不行言不聽德澤不下究如何救得天下百姓今爾要我救天下却教我先枉道以求合于人則是先棄了救天下的器具是要我以兩手救天下豈有此理乎此章言事之變者固可從權若道之正處決不可不守聖賢出處之宜大畧如此

右一授四月二十九日傅學士瀚講講例每三授則一温為四日此以前温書皆傅講以後將

輪温而直解已預辦三日故以初授屬傳而東陽講次授以直温書又後凡有事妨則五日代講而凡代講及温講各附載所講直解于此式云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不教子是不親教其子夷是傷這夫子是子指父說公孫丑問於孟子說君子之於其

子未有不愛而教之者然從來不肯親自為教這是何故孟子荅說父子主恩若親教之則事勢或相乖戾至于不可行故不教也如何是不可行處葢教子必以正道為主如教孝弟忠信之類若教之孝弟而弗從導之忠信而弗率則為父的必謂其子不足教而以怒責繼之矣夫既繼之以怒責則始也愛而教之今則反將那天性之恩傷了父既傷其子那為子的又責父說夫子以正道教我然我看夫子自身也未必自行正道如何

却要教我則是子又重傷其父矣父子之間彼此相傷則為父的陷于不慈為子的陷于不孝豈不是入於惡了這便是勢有不行所以君子之人不親教其子也教之之法詳見下文

右一援傳學士作五月初八日代講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是交換責善是督責使必要為善離是情意間隔的

意思孟子既答公孫丑君子不親教子之義又推廣說上古之人既不親自教子又不肯棄而不教於是將兒子與人兩相交換着教他所以全父子之恩又不失了為教的道理蓋因父子之間骨肉至親不可互相督責務要他必行善道似朋友一般若父責子為善子又責父為善當其督責之時言語未免激切情意未免有間隔處一有間隔則父雖欲慈而反不得為慈子雖欲孝而反不得為孝父不慈子不孝則一家之內乖戾不祥

的事無有大于此者責善本是好意其弊乃做出不祥的事來古人所以不親教子務要交換相教正為此也然所謂不責善者也不是全然不管如路人一般父之於子當不義則從容訓戒子之于父當不義則從容諫諍只是不可過于激切耳此又是孟子言外之意

五月十二日傳學士代講己上三授三月十六日温講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守身守之本也

事是奉事孰字解作何字守是持守本是根本孟子設

為問答說大凡人所當奉事的如事君事長之類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事父母的道理最大人所當持守的如守國守官之類也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守身的道理最大這兩句是分說然就這兩件中又以守身為要若能尋規蹈矩持守其身不失陷于不義之地便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無憂無辱這等事乃理之所當然我也曾聞得來若是放縱曠蕩陷其身于不義却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全無憂辱這等事我却

不曾聞得是事親者又不可不先守其身也這兩句是摠合說且事君事長那一件不是事然人先有父母而後有君長必事親能孝則推之於君而能忠推之于長而能順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根本守國守官那一件不是守然人有身然後可以做官可以治國必能守其身則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推之于天下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根本這兩句是反覆申明前兩句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講

曾子養曾晳至若曾子者可也

曾晳名點是曾子的父親徹是收曾元是曾子的兒子孟子既說事親為事之大於此又舉事親的實事說昔者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晳每設飲食必有酒肉不缺臨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子必請問父親說這餘剩的物把與誰喫或父母問這物有無曾子必答應說有蓋恐父親之意再欲與人便得與之也及曾晳死了曾元却

又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設飲食亦必有酒肉不缺臨到喫時將收拾去曾元遂不問這物與誰或父再問這物有無必答應說沒有其意將欲再進父不欲別與人也這便是奉養父母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要與人的好意而不忍傷了他乃養親之大者也大凡事親的人若能如曾子奉養父母的事不似曾元但養父母的口體則這人養親之道也把做可了夫孝如曾子已無以復加矣而止說箇可字者蓋人子之道雖做

到十分極處也只是本分所當為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這一章既說守身為事親之大於只一段是見曾子能守身以事親之大的意思

右一投傅學士作傅省墓歸九月二十八日代

講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一章

人是人君所用的人適是過責間是非間大人是有大德的大臣格字解作正字是物之所取正者孟子說大

凡人君所用的人豈能人人皆當使有一人不當也不足與相過責所行的政豈能件件都是便有一件不是處也不足與相非間蓋用人行政都是人君一心若君心有不正則雖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此用人之非所以不足過責行政之失所以不足非間惟有大臣者道全德備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譽望手采自能聳動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但君心萌動時有一不正

使格之以歸于正如君心有不仁便格之以歸于仁則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仁君心有不義格之以歸于義則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義君心既歸于仁義則凡不正處皆歸于正而凡用人行政莫不皆得其正夫君者國之表率天下之所視傚者一正其君則天下之人觀感興起無有不歸于正這便是國定果能正君而定國則何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然後足以為治哉孟子此章言輔相之職必先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

心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這是萬世為大臣之法

十月初八日講

十一月初十日温講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譽是聲譽毀是非毀孟子說人必有善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只是尋常度日所行的事與衆人一般本不足以致名譽原他的本

心初不料名譽之至却偶然得人稱賛起來互相傳誦衆口一辭這便是不眞之譽人必有惡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小心畏慎所行的事務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招人議論却無故被人非毀說他不是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為善得好名為惡得惡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于常理之外的這等處去須要見得透修己的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自足了還要勉強為善以求稱其名不可因外人言語便生憂疑只要

自家持守得定終身不改觀人的不可徒取虚名便輕易進用人不可信人讒謗便輕黜退人還要仔細詳詢訪實有可用然後用實有可退然後退他如此則無實之毁譽不能亂矣這却是孟子言外含蓄的意思

弘治九年八月十三日講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過責孟子説人之言語若發之不當必然遭人過責既遭過責以後必不肯輕易發言故凡人

之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胡亂說將出去這等人只是偶然不曾遭人怪責他以此不知懲戒耳蓋常人之情前面無所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自是如此若君子之言則當謹而謹豈待有差失有過責而後不敢輕易哉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必是他學問有餘人

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若是他心性好勝不待學問充足只管好做人的師傅則自家滿足再無有進益了只是人的大病痛處不可不戒夫師之道固世之所不可無然亦不可輕易如此

右一授八月十四日程學士敏政講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一章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

名昔日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去孟子意說子敖是小人不當與他同遊因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說你亦來見我乎樂正子見孟子怪他不知何故問說先生如何說這等言語孟子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幾日了樂正子答曰前日來了孟子說既是前日來了如何兩日不來見我我說這等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答說因舍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你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求見長

者乎蓋樂正子既已失其身又不早見長者其罪多矣孟子且以不見之罪責之樂正子既聞得孟子說即引咎自責自稱其名說克自知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于受責亦自可見凡為師的必以孟子為法為弟子的亦不可文過飾非為名教中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講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

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徒字解作但字餔是食啜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王子敖來更無他事但這圖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葢學古人之道則能審于擇人嚴于處己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為動子敖本是齊王倖臣孟子平日絶之未

嘗與他說話令樂正子乃失身於此人宜孟子正其身而切責之也

右一授程學士作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後是後嗣不告是不告父母娶是娶妻孟子說按古禮凡人不孝的事有三件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是一件不孝家貧親老不為禄仕是二不孝不娶無子絶先祖祀

是三不孝這三件中惟有無後嗣一件是大不孝葢子孫所以報本追遠在於祭祀若是不娶妻不生子絶了祖父的祭祀不孝的事豈有大於此者故虞舜承帝堯的命娶了二女不曾告他父親瞽瞍得知娶妻大事豈有不告父母之理只是瞽瞍為父大不慈若是告知必然不要他娶不娶必然絶了後嗣得罪反重故不敢告也然舜雖不告君子論他則以為與告了的一般葢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告者

禮也不告者權也禮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然常道人皆可守權非聖人不能用若父之不慈不至瞽瞍子之大孝不及虞帝却欲不告而娶則是天下罪人又不可一概而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講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實字解作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

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人能敬事兄長便是義之實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株樹愛民利物都是仁之枝葉其本卻自愛親之一件上推來以此便見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忠君弟長都是義之枝葉其本卻是從兄上推來以此見得從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近最為精實能於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右一授陳學士作九月初七日温講

智之實知斯二者至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從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說節文是品節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字解作何字蹈是舉足蹈地的模樣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又推智禮樂之實不在於他只在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常不離去了這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於這兩件爲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釆粲然可觀

這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是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既無勉强則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遏止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而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九月十一日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的名底是至豫是悅定自各止其所的意思孟子因說帝舜之孝又推廣說舜能得親之歡又能諭親於道事親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至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底豫了只因瞽瞍一至底豫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可事的親都做做舜而為孝及至他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

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意思這便是定舜之孝至於如此為法於天下自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稱做大孝葢凡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為萬世法也

九月十四日講

離婁章句上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帙重大分作章

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於諸馮遷居在負夏沒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家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至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的篆刻文字從中分開便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有千餘年之久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道於中國以及於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之生無有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在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二聖之心豈能形容至聖若此哉

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講

懷麓堂集卷九十五